



冬至丸子

□许懿

冬至临近的前几天,母亲便开始忙碌了起来。母亲将家里珍藏的上好糯米从专门存放的一个米缸里一碗一碗地舀出来,倒在米筛里,仔细地挑拣掉混杂在米里的砂石子和有点黑头的米粒,只留下一颗颗雪白浑圆的糯米。那些白花花的糯米在母亲的手里滚动着,就像江南年关飘雪前洒落的雪子,晶莹剔透。

挑拣干净的糯米被母亲用水洗净后放在脸盆里,再加上清水浸泡上一两天,等到冬至那天将水沥干净,便由我和弟弟一起抬到村口的磨坊里去磨粉了。

白花花的糯米从磨盘口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已变成江南的另一场雪了。白白糯糯的糯米粉从两片石磨的缝隙里慢慢渗出,仿佛立春时节阳光下的积雪,一层一层铺满了盆底,洁白而厚实。

冬至天色渐短,夜幕早早降临。家家户户的灯光透出窗户,弥漫出一种温馨的气息。

厨房里飘散着糯米粉和黑芝麻的淡淡香味。母亲系着围裙,站在案板前,手中熟练地揉着面团。糯米粉在她的手下慢慢成型,变得光滑细腻,泛出白瓷般淡淡的光泽。

父亲也在忙着准备馅料,他将炒好的黑芝麻、白糖和猪油用勺子轻轻搅拌,混合均匀,直到它们充分融合。然后,父亲将馅料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盘子里备用。每一块馅料都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在镬灶前帮着烧火,镬灶里冒出的烟火烙得我面红耳赤,浑身暖洋洋的。弟弟和妹妹兴奋地跑来跑去,有的帮忙摆碗筷,有的在客厅里玩耍,打闹声和欢笑声不断在屋子里回荡。

母亲将揉好的糯米粉团分成若干个大小均匀的小面团,捏起一块,在掌心搓成圆形,然后用手指轻轻按压成一个小碗状,小心翼翼地将馅料放进去,再用手轻轻收口,放在手心里来回搓上几下,一个圆润的冬至丸子(汤圆)就完成了。每一个丸子都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整齐地排列在盘子里,圆润光滑,色泽诱人。

镬灶里炉火正旺,大锅中热水沸腾。母亲将盘子里的丸子一个个赶鸭子似的撵入沸水之中。刚入锅的丸子全部沉入镬底,鱼儿一样静伏着。母亲用勺子轻轻地搅动,一来防止丸子粘锅,二来让每一个丸子都能均匀受热。

弟弟和妹妹早已迫不及待地围在灶台旁边,望着镬里的丸子直咽口水。父亲在一旁笑着安慰:“别急,快了,马上就好。”

不一会儿,这些丸子便一个个从镬底浮了起来,像一群顽皮的小鱼在水中嬉戏,身体也逐渐变得晶莹剔透,散发出的香气,浓郁、湿润、温暖,让人觉得熟稔而安心。

母亲把丸子盛在一个大盆子里端进客厅,放在餐桌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渴望和期待。

“孩子们,今天是冬至,吃了丸子你们又长一岁了。”母亲为我们每个人的碗里盛满了丸子,话语中充满了温情和期盼。

丸子香甜软糯,我们大快朵颐。这一刻,所有的辛苦和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只留下最真挚的亲情和最美好的祝愿。每个人的心都被这浓浓的亲情和爱意所包围,感受着家的温暖和幸福……

小时候,我们总是急切地盼望着长大,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总以为长大后的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能拥有更多自由和选择。然而,待到真正长大后,才明白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随着岁月的流转,那些曾经的梦想和愿望逐渐变得模糊。如今,人到中年,每逢冬至,依然会想起母亲的那句话,“吃了冬至丸子,又长一岁了。”但心境却已截然不同。

冬至丸子的味道依旧,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更加深刻。每一颗丸子,都像时间的见证者,记录着岁月的痕迹,提醒着我们时间的宝贵和生命的短暂。但无论是儿时的憧憬,还是中年的感慨,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和感恩。每到冬至,我都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想起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人和事。记忆中母亲的微笑依旧温暖如初,她轻轻搅拌着锅中的丸子,那熟悉的声音和香气,让人感到心安无比。

老闺蜜

□王秋女

原本和我妈约好上午去吃早茶,一大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汪姨要过来看她,就不和我去吃早茶了。我说要不索性接了你和汪姨一起去吃早茶,然后再陪你们逛逛西湖,我妈和汪姨商量了下答应了。

汪姨是我妈的发小,比我妈大三岁,我妈是独生女,就一直管这位从小对她照顾有加的邻居姐姐叫姐。我妈上学早,五岁就念小学,汪姨上学晚,两人刚好同一年级,我妈家里没人送她上学,都是汪姨牵着她的手去上学。两人小学、初中都是同校同学,又考取了同一所师范学校。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师范毕业参加工作,汪姨被分配到偏远的海边小镇的一所小学,我妈则分配在城郊的小学。虽同在一个县,但年代交通、通讯都不便利,渐渐就失去了联系。

这音讯一断就断了近40年。妈妈退休后随我们到了杭州生活,但人在杭州,心系老家,老家的退休教师协会出的期刊她是每期必看的,而且还看得很仔细。这一仔细,就看到了个熟悉的名字,她在“在杭退休教师活动小组”的名单上发现了汪姨的名字和联络方式。妈妈迫不及待地拨了电话过去,原来汪姨退休后,也随女儿定居在杭州。这下,两人中断了将近40年的闺蜜情谊,终于又续上了。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隔了40年的时间空间,两人的友谊丝毫未受影响。

到我妈家时,汪姨已经到了,两人正坐在沙发上交换礼物。汪姨送了妈妈两件漂亮的真丝衬衫,妈妈马上换上,还得意地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满心欢喜地问好不好看。妈妈送汪姨的是去广州珠海旅行时带回来的各种手信,琳琅满目地摆了一桌子。这是两人的老规矩了,汪姨好静,平时喜欢宅家种花种草,很少出去旅行;妈妈刚好相反,最喜欢跟着我们到处旅行,每到一地,一定要挑一些当地特产带给汪姨,再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绘声绘色地跟她讲述各地旅行的见闻。汪姨用了个很时髦的词儿来形容:“我这是跟着你云旅游!”

吃早茶时,妈妈和汪姨坐一起,我坐她俩对面,然后我就看着这对年龄加起来都超过150岁的老闺蜜在我面前秀友谊,一会儿咬耳朵,一会儿头碰头挨在一起刷手机,一会儿举着手机互相拍照……我妈微信用得不够灵光,平时我们教她如何操作她各种不情愿,“我老了,学不会!”一句封喉。而现在,比她大三岁的汪姨跟她讲一些功能怎么用,她自然不好意思说自己老了,听得可认真了,频频点头,还拿出小本本记要点。看得我直偷着乐,可有人治她了!

吃好早茶去西湖边散步,哎哟喂,这对老闺蜜居然一直手拉手,愣是没松开过。

毕竟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怕她俩累着,我建议去孤山旁的咖啡馆坐坐。我很识相地坐到她俩的隔壁桌,给她们留了足够的空间,不过还是忍不住时不时地朝那边偷瞄一下,只见我妈兴奋地比划着说着什么趣事,汪姨呢,手托着脸颊,微笑着倾听……

看着看着,我突然有些惊讶,我77岁的妈妈、孩子的外婆,在汪姨面前,似乎又成了当年那个拉着小姐姐的手去上学的小姑娘,她快乐地说着、撒娇地笑着,偶尔还会依赖地将脑袋靠在汪姨的肩膀上……

我发了这对老闺蜜的九宫格合影到朋友圈里,说实话,我对我妈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好的闺蜜深表妒忌。这朋友圈一发,立马有很多朋友冲进来点赞评论,有惊奇的、有羡慕的,还有让我务必请教下我妈,现在开始赶紧发展培养一个老闺蜜,还来不来得及?